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经过多年的整治，一条死去的河活过来了。但它不是死而复生，而是硬给翻了个个儿，变成了另外一条河。一条穿行于山林间，汹涌奔腾、蹿蹦跳跃，来去自由的大水，变成了花枝招展的“植物河”。它头上缠满了绷带，绷带上绣着漂亮的logo，搭着呼吸机，吃着各种补药，维持着一个正常的热量和能量。

从农耕村庄到都市街区，河流与人的原有关系已经失散，彼此都回不到过去了。人们不再需要蚊蝇滋生的湿地来维持河流的天长地久，不需要它的深邃和浩荡来浮起滑到对岸的小船，不再需要引流上岸，浇灌庄稼，不再需要水中保有什么养分。河岸可以改成水泥地，浅流亦可，清澈即可。宽阔的稻田改种花草树木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已经是人造之河。人类所到之处，很多河水都从自由飞翔变成了笼中鸟。人类让它们活着，它们就活着，一天不喂食，它就死掉。河流欢实不得，死不得，乖乖按着人类的想象和需要去活着。所谓的和谐，不过是河流的妥协。不妥协也不行。那些真正桀骜不驯的河流，人类也不去接近它

环境清幽的老洋房，这里正是夏沫的家，在一个“梦幻小镇”中，你很难想象，这里原来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宿舍区，因为电影《泡沫之夏》的拍摄，这里进行了改造，老房获新生，并被赋予了新的灵魂。

小说《泡沫之夏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幻时空。那年秋天，电影的摄制组开始在全台湾寻找符合奇幻世界小镇样貌的点，辗转在高雄发现了这个1930年左右建造的宿舍区。道路两旁，落叶缤纷，空气里散发出一种脱离现实的味道，美得就像一幅画。这里的建筑是日式与美式风格的木造建筑混合，如今已经很难在其他城市找到这样的建筑，只是，如今部分建筑已荒废，不过这里也已被高雄市政府定为古迹。大家的想法不约而同：借遗留下的历史文化，创造出真实的生活痕迹，让演员们有真的生活在这个小镇和房子里的感觉。梦幻感有了，但老别墅却是破败不堪又有些荒凉的，有几个房间的屋顶也已崩塌，修旧如旧是必须要做的。

意外邂逅河姆渡遗址——姚江岸边，一个蕴藏七千年之久的文化陈酿。从车水马龙的当下，瞬间遁入安静的史前窖藏，品味祖先生活的细节，或能寻得一份心灵的闲适和安宁。

河姆渡，这名字古怪。据说，“商山四皓”之一的夏黄公，虽然帮助吕后，让刘恒成了皇帝，可他不满吕后专权，便退隐到这里。起初叫黄墓渡，叫着叫着就成了河姆渡。漠漠水田飞白鹭，谁曾想，这稻田之下竟藏有灿烂的史前文明。

橱窗里，陈列有七千年前的稻谷、橡树果实、菱角等等原始先民赖以生存的各种食粮，据说是从类似粮仓的地窖中出土，栩栩如生，仿佛依然带有祖先的气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，使河姆渡先民丢下粮食与家园，一去不返呢？这是三星堆之外，长江文明的又一个天问。天地不仁，即便现代社会，流离失所的事也时有发生，敬畏自然，崇尚文明是人类唯一的出路。

河姆渡人的居所已从巢穴一跃而为“干栏式建筑”，这是文明的一次飞跃。“干栏式建筑”是按照需要的平面形状，把大量的木桩下端密集地深深打入地下，并在其上端铺设横向的木

复活的河

们。他们敢于和能够接近的，一点点改造之，威逼之，终于将其驯服。

在与人类的关系中，多数河流无发言权。它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一条条认命的蛇，听从人们的摆弄。

这么多年（尤其最近一两百年），谁见过新的河流诞生？但是死掉的不计其数，有的干脆被填塞掉，假装平地。复活过来的河肯定不是曾经的河。今日之河本来就非昨日之河，无论生死。而今日流淌在里面的河水，非但不知昨日之死，前生是谁，亦不知祖先是谁，自己来自何方。今日之河只关乎今日之人。岸边走过一个人，他和它就有了某种牵连。等那人过些年再来，想起一件往事忍不住泪流满面或者纵声大笑时，新鲜的河水呆呆地望着它，以为他是个疯子。

今日有人沾沾自喜，炫耀于人，以为这河的复活是自己“努力”的结果。人一努力，便觉力量无边，可令某物生，令某

物亡，尽在股掌之间。更有些人，事物的生死几乎与他没有一点关系，他只是离它近一些，有机会漫步其间，闻到花香，便以为自己拥有了这一切，包括这河水以及河中的鱼。他们以自己的短暂握住另一种短暂，说服自己相信，此乃永恒。尽管他们知道，洞房花烛夜，后面一样还有离异。但在洞房花烛夜时想到离异总是不祥，干脆假装看不到。

很难用对或者不对来形容眼前所见。如果人类不去管那河流，它们自己也会死掉。河流的消失和改变，更可能是地球内部的熔岩滚动在起作用，也可能是因为太阳的一根绒毛掉落，或者某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事物在控制着地球，它手指头捏着这一玩物，体温传到地球上，全球就变暖了。茅洲河实为九牛一毛，细微的，一条完全可以忽略不见的河。河边的人更是微小如尘。

所以此时此刻复活的河肯定不是终点（只是个节点），随后可能出现另一种形态，既不是轮回，也不是前行和退回圆点。

我甚至隐隐感到某种巨大的变化正在到来。

界也随着这些细节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了。在导演赖俊羽眼里，电影艺术是一种再现的真实，所以在每个角色的场景里，他希望能建立一个真实又虚幻的环境。

修复房屋，开拍电影，“梦幻小镇”渐渐擦开了神秘的面纱。半年后，老屋旧貌换新颜，白色外墙的木屋，秋千、花园……房子的唯美感，招来了房产中介业务员，他们递上名片，询问摄制组工作人员是否有出售房屋的意愿。还有一次，拍摄到深夜，现场拍摄时打了很亮的灯，声音也很响。导演赖俊羽看到一对老夫妻慢慢走来，原以为是来抱怨半夜扰民的。没想到，老夫妻得知原来是半夜还在拍戏，开始给大家加油打气，还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。

原本破旧不堪的老洋房在改造前有着荒凉的感觉，因为电影，老洋房有了新的意义和美轮美奂的新颜，希望未来，这里能成为大家关注过的地方，让有价值的历史文化继续保存下去留给后代的子孙。

骨哨一回事。哎呀，我们的老祖宗真浪漫，简单快活。《道德经》第五章云：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欤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”用白话文说就是：天地之间就像橐籥（风箱）一样，虽然它中间是空的，但不会塌陷，不断拉动，便能将里面的空气压出，不断吐陈纳新，这就是宇宙的运动方式——在老子这本著作里，“橐”是以牛皮制成、两端都开口的风袋，它是最早的助火工具。“籥”指吹火管。橐籥组合在一起，就是最原始的鼓风机（风箱）。不可思议，神秘的古乐器骨籥竟滥觞于一支生火做饭的吹火管。柴米油盐的俗世生活，只要有了浪漫的动机，便可以实现由俗到雅的转化。

代表着河姆渡文化的灵魂之作，是最负盛名的“双鸟朝阳”纹象牙蝶形器。中间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，周边是炽热沸腾的火焰，两侧钩喙双鸟引吭高歌，振翅欲飞。我想起越国有一种“鸟喙书”。汉赵晔《吴越春秋·勾践伐吴外传》：“夫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。”这是对勾践的正面描述。今天“鸟人”一词已变为骂人的话，不知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。

夏沫的家

为了创造出真实的存在感，摄制组设定了每个角色的性格喜好，并结合了生活习惯，着手改造废弃的老洋房。小说《泡沫之夏》中，夏沫的个性独立又自主，但在圣辉学院的阶段还保有少女的特性，所以改造时，夏沫的房间中摆设的元素都带着梦幻的色彩，她有观察天文的兴趣，于是，夏沫的床头上多了许多星空的明信片。另一主人公则有绘画天分，于是，他的屋子里，随处可见爱画之人的生活痕迹……为了增加浪漫气氛，摄制组还特地在夏沫家的后院花园中，“种”了一棵樱花树。考虑到很多生活的细节，后院还造了一个晒衣的地方，故事中，有一场戏夏沫与洛熙两人重逢，在微风轻吹的床单前，两人隔着飘逸的白色床单对望，演员在那个环境下就会自然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情绪。根据这些原则来设计，“梦幻小镇”的世

邂逅河姆渡

梁和地板，构成一处通风的木构建筑台基和一个架高的居住地，于是便有了房屋。“干栏式建筑”最让我惊讶的是，七千年前的先民已创造了榫卯结构。榫卯紧紧咬合在一起，咬过无数社会形态，无数帝王将相，人民的智慧坚而不摧。

截至目前，人类发现最早的一口水井，就在河姆渡。那井口有二十八根木桩，构成井盖的支撑体，起到维护井口的功用，进而保持井水干净。由于井水的发现和水井的发明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。有道是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我们该感谢谁呢？

琳琅满目的木器、石器、玉帛、牙雕，彰显了河姆渡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。那尊可爱的陶甗，好比现在的蒸锅，说明当时已懂得利用水蒸气了。那只骨哨，与民族乐器笛子几乎一模一样。记得有一则报道，说是河南曾出土了几十件用丹顶鹤翅膀骨头做的骨笛，大约九千多年了。籥念yue，与

◇视觉时刻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跃》。